

FULUWANZI
WORKS

惹愛生非

福祿丸子

著

Because of Love

一场豪门争斗，因她的意外闯入，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人前他是声名鹊起的段家三少，人后却有不为人知的身世隐情。

他给了她无妄之灾
也给了她无尽宠爱

因爱而生的牵绊，惹爱生非的纠葛，
只为那个最深爱的你。

北方文艺出版社

FULUWANZI
WORKS

惹愛生非

福祿丸子
——
著

Because of Love

北方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惹爱生非 / 福祿丸子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317-3348-5

I. ①惹… II. ①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5789号

惹爱生非

选题策划 / 石 颖 朱明迪
作 者 / 福祿丸子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特约编辑 / 唐 婷 朱明迪
封面设计 / 许 静
封面绘图 / 安浅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1000mm 1/16
印 张 / 16
字 数 / 240千
版 次 /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6.8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348-5

福祿丸子

80后天秤女，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律师。

世间唯有真爱、书香与美酒不可辜负，
因此在金融大热的当下，仍沉迷阅读，
执着于以笔诠释爱情悲欢。

文风成熟婉约，擅长暖伤虐恋的都市言情创作。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5235306732>

策 划: 北京魅丽心晴坊

责任编辑: 王金秋 牟国煜

选题策划: 石 颖 朱明迪

特约编辑: 唐 婷 朱明迪

封面设计: 许 静

封面绘图: 安浅浅







001 第一章 莫名其妙的男人

夏夜狭小的空间里，两人挨得很近，她身为医生的洁净气息也被汗水浸透，与他身上淡淡的古龙水和男人特有的阳刚味道氤氲在一处，复杂却不难闻，复刻在他脑海的记忆之中。

016 第二章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眼前这个女人，是整盘棋局里唯一的变数。掌控得当，事半功倍；掌控失策，满盘皆输。

028 第三章 咱们扯平了

他原本也不属于这繁华蓬勃的花花世界，半路出家的富少身份不是他求来的，约束不了他任何事。

047 第四章 静观其变

段家人，每一个都不简单，年纪越小的越是七巧玲珑心，都是惊才绝艳的人物，骗人说谎不眨眼睛。

062 第五章 最贪婪的是人心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人人看见都要欣羡——段先生好福气，商场父子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74 第六章 九死一生

不知三少听到这句话会不会有几分得意，男人的爱情，最美不过金龟换酒，他却连性命都差点搭进去。

093 第七章 不知不觉动了心

她竟然舍不得，这个恶劣的男人到底对她做了什么，让她想要伤害他的时候自己先疼得心魂俱裂！

110 第八章 虚与委蛇

那个所谓的君子协定，竟然是她失约在先。

124 第九章 若即若离

他知道什么是安全距离，可那样他们永远不可能更近一步，只会新生隔阂，渐行渐远。

138 第十章 来之不易的温暖

她有种错觉，这个时刻，他和她，他们是一体的，双生共命。

159 第十一章 得偿所愿

很多人觉得世间最珍贵的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并不懂得其实应该是当下可以把握的幸福。

173 第十二章 回到你原来的世界

断、舍、离，然而到最后断不开舍不下离不了的，竟然都是两人的信物和回忆。

189 第十三章 她归他所有

只有他记得，只有他明白，青梅竹马的感情不算什么——如果你曾将一个人放在心里整整十年。

202 第十四章 情深意浓

因为她是苏苒，我才愿意付出那么多时间精力带她远离这些是是非非，换了是你，或者别的任何人，都没有这个可能性。

216 第十五章 我爱你，此生不渝

缺什么就想要什么，他人生前二十年没有爱，注定遇到她要轰轰烈烈地爱一场。

229 番外一 最美的风景

235 番外二 遇见你，不枉此生





江临的夏夜，热得一丝风都没有。

苏苡从导师家里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11点。

导师的房子在江临高新区，挺新的楼盘，盘踞一江入海口的高点，是视野极佳的江景房。旁边就是别墅区和新建成不久的五星级酒店，绿化环境各方面都不错，就是离中心市区远了一点，一到晚上人烟稀少，马路上半天看不到一辆车过去。

幸亏苏苡自己开车过来，这小区管理很严，外来车辆晚间根本不让进，她只好停在外面马路边上。这里晚间如此僻静，应该不会有交警抄牌才对。

事实证明，任何时候人都不应怀有侥幸心理。

挡风玻璃上赫然贴有违章停车的罚单一张。

苏苡叹口气，倒不是心疼这点罚款，就是觉得在江临驾车简直跟她八字不合，短短两个月吃了四张罚单，这已经是第五张了。

亏得姜禹还是刑警队长，两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让他知道就真是貽笑大方了。

莫不是这辆车的颜色太亮眼，惹人注意？

苏苡开一辆宝蓝色的Mini Countryman，比一般女孩子喜欢的那种常见款要大一圈，勉强算是SUV的车型，已经是她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她喜欢速度卓绝、气质硬朗的车，但开车是代步而不是炫富，她不愿意太高调耀眼。她刚考到江临N大附属医院继续读临床医学硕士，除了在学校上课做课题，去医院上班的时候大多是乘公交、地铁，只有像今天这样公共交通明显指望不上的时候才自己开车出门。

苏苡钻进驾驶座里，开窗散掉夏日车厢里汇集的热气，却隐约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她以为是车有问题，可她明明还没有发动引擎。她探头看向车窗外，这才发现不远处五星级酒店的主楼竟然冒出火光与黑烟。

是火灾？

苏苡的心往下一沉，摸出手机准备拨打火警电话。就这么一个晃神的瞬间，她的人生轨迹几乎全盘翻转。

“喂……”她尚未来得及开口说话，手机就被打落在地。旁边的副驾驶座挤进一个高

大的陌生男人，他手中的刀尖已经抵到她腰上，呼吸急促地压低声音命令道：“开车，快点！”

苏苾的第一反应是遇到了抢劫，她一时疏忽，忘了坐进车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应该按下中控锁，让歹徒有了可乘之机。

今天还真是祸不单行，倒霉到家了。

她倒临危不乱，定了定心神发动车子。没有反抗，没有尖叫，也没有与对方直接的眼神接触，只用余光飞快地观察他。

很好，他没有系安全带，好像一路被人追赶亟欲逃命似的，气喘吁吁，不时回头往后看。

苏苾踩下油门加速，找准前方路边的一棵香樟树就撞了上去。砰的一声闷响，身旁的男人猛地一下将脑袋撞上了车子的挡风玻璃，德国制造的玻璃居然让他撞出一片放射状的裂纹。

她自己做好了缓冲的准备，也估算好了这冲击力不至于让气囊弹出来弄得她动弹不得，但足以把副驾驶座上的人撞得七荤八素。然而这个男人高大魁梧，面相凶恶，不知是不是受过什么特别的训练，这一下重创竟然没让他完全失去意识，只是仰着头闷哼，似乎随时有挣扎着苏醒过来的迹象。

虽然年少时喜欢刺激，但面对这实实在在的劫车撞车之后，苏苾的肾上腺素还是飙升了，四肢冰凉发颤，挣扎着解开安全带，想从车上下来，暂时弃车报警。

然而有人比她动作更快，一双修长有力的手从副驾的窗户伸进来，黑暗中她只看到他指间戒面上的蓝色宝石，有一种幽然森冷的光。他揪住那劫车男人的衣襟，几乎将他整个人从窗口拽了出去。

她听到一个清冽的男声低声问了句什么，没能听清，似乎也没有得到回答。然后就是一番拳打脚踢和骨头断裂的声音，倒是没有多少哀号。劫车的男人本就被她撞晕了，被拖出车外这几下也只是雪上加霜。

她只当是路人见义勇为，摸索着掉到座椅下方的手机打算报警，结果还来不及下车，也不知那劫车的男人被怎么处置了，只觉得眼前一晃，副驾驶位上又多了一个人。

年轻陌生的男人，比普通东方面孔深邃许多的轮廓，发丝微乱，唇角带着若有似无的笑，戏谑似的说：“不错啊，挺机智的。很少有女孩子遇到抢劫像你这么镇定自若。”

“你是警察？”

“你看我像吗？”

苏苾懊恼都来不及，这是才脱虎穴又入龙潭？她一只手紧紧握住方向盘：“我不管你是什么人，请你马上下车！有什么事我会报警，不需要你帮忙！”

她当然不会以为这男人是真的在夸赞她或者单纯是要帮她，他的笑容比刚才那大块头还危险得多，就像他指间那颗蓝色宝石，森冷、坚硬，笑意不达眼底，根本看不出他蕴藏着什么心思，下一步要做什么。

“来不及了，现在开车离开这里，我保证不会伤害你。”他偏了偏头，笑容还在，只是声音冷下去几分，“不要再试图撞车，这回你也没系安全带，除非你想跟我同归于尽。”

最后一句竟是带了几分轻佻。苏苾抿紧了唇，脑子里风车一样地转，想着要怎么摆脱这个看似见义勇为实则莫名其妙的男人。

苏苾把车子从马路牙子上倒回来，树已经被撞得摇摇欲坠。今晚发生的一切已经不是一张罚单能够概括得了的，她只希望这周围有足够多的摄像头，有人发现之后赶紧来救她。

空气中有不同寻常的热浪滚滚而来，她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才发觉起火的酒店已经烧得非常厉害了。

“小心！”她反应不及，整个人已经被扑倒在驾驶台上，脑袋被温暖陌生的体温护住。

大火燃烧在建筑内部引发轰燃和热爆，冲击波让周边车辆和民宅的玻璃不同程度受损。苏苾意外地被身旁的陌生男人护住，免遭碎玻璃侵袭破相。

她抬起头来，讶异地看向身旁的男人，他的笑容似乎有些勉强：“说谢谢就不用了，快开车吧！等会儿这里就满是消防车和救护车，咱们就出不去了。”

他气息不稳，苏苾顺着他的视线看下去，这才发现他腰腹处一片黏腻的血红，刚才他一只手按住伤口她才一直没有留意。

“你受伤了？是刚才那人……”

“对，我刚刚帮你制服歹徒，搏斗的时候被他的刀刃划伤了。”他顺着她的话往下说，又做出气若游丝的样子，“所以你不能现在赶我下去，我不想今晚就失血过多死在这里。”

“我送你去医院！”苏苾踩下油门，不管怎么说，他现在是个伤者，需要治疗。

段轻鸿弯起唇角，怕她起疑又赶紧按住伤口，蹙起眉做痛苦呻吟状。后视镜里能够看到身后那片冲天的火光，他就这样冷眼看着，直至渐行渐远。

“车子不错，Countryman很适合你这种漂亮又有胆色的女生。如果你握着方向盘的手不抖就更好了，前面左转。”脱离了今晚的危险区域，受伤失血的段轻鸿仿佛有了力气找话题。

苏苾深呼吸：“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他却不肯罢休：“没关系，其实你已经很了不起。女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有后怕也很正常。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需要知道。”

“啧，这么有个性！那你这么晚了到高新区来干什么？你对这片区域并不熟。”

竟然被他看出来，苏苾手心微微出汗。她到江临不过短短两个多月，高新区离市区和学校都很远，她只来过一两次，道路不熟是真的，尤其到了夜间，还遇上今晚这样令人心神纷乱的事，说是要送这男人去医院，她却已经有点迷失方向，搞不清最近的医院该怎么走。

“前面路口不要直行，这个时间高架已经关了，右转从下面走最近。”

他看起来对路况很熟，苏苾不自觉地跟随他的指引。

他又笑：“女人总是缺点方向感。”

“你再啰唆我不介意在这里踢你下车！”

他状似虚弱地喘了喘：“我必须不断说话保持清醒，失血休克了会很危险。”

苏苾瞥了一眼他指缝中渗出的血，胸口莫名一紧，沉住气道：“那你大半夜跑出来干什么？”

“现在也不算很晚，男人无所谓的，今天只是意外！倒是你，这么晚出来难道是幽会情人？着火的五星级酒店还没对外营业，那就是住半岛别墅……嗯，那里面的住户的确都非富即贵。”

苏苾抿紧唇不理睬他的问题，她没必要向一个陌生人交代自己的行踪。

不知行驶了多久，踩下刹车，窗外不是医院，反倒全是她熟悉的景致。她顺着他的指引，竟然把车开回住处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她背上微微发凉，偏过头瞪着身旁的男人：“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你到底是什么人？”她紧张恍惚不认路，他居然能指挥她开回来？

段轻鸿手捂着伤口，受伤的半边身体已经麻了，动弹不了，费尽力气才能撑住眼睑不要合起来，满头满脸的汗，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听她这么问，强打起精神看她：“谁告诉你我知道你住这里？我只是让你送我回来罢了。颐和观邸，三年前开盘的时候我父亲就买下向阳坡地顶端的一套别墅举家搬过来。这么巧，你也住这儿？”

他额前的发丝贴在眉边，眼眸像是也被水浸过似的，有种妖冶的黑亮。他从出现到现在，每句话都让人起疑，可又说不上来到底哪里不对劲。他对她住的地方比她了解的还多，什么时候开的盘，哪个位置最好，一字不差。

“哪栋楼？我直接送你进去，或者让你家人来接，送你去医院，你的伤不能拖着。”苏苾无法忽略他身上的伤口，他意识都开始模糊了。

他摇头，伸手过来抓住她的手腕，是本来捂住伤口的那只手，黏腻温热的血液中和了他微凉的体温：“既然你也住这里就再好不过。其实我不能去医院，也不敢回家。我父亲病重，哥哥和小妈都不让我见他最后一面，我是刚从国外偷偷跑回来的。如果伤成这样，还让他们发现，我永远也别想见到我父亲了。”

家族争斗、兄弟阋墙吗？苏苾不愿信他，可也许是手腕上的鲜血唤醒了她身为医者的本能，她问道：“那你打算就放着伤口流血到死吗？”

“你是医生，你可以帮我。”

苏苾再一次睁大眼睛，段轻鸿像是看出她的疑问，笑了笑：“你身上有来苏水的味道，后座上还放着卷起来的白大褂。”

苏苾一怔，这人有非同一般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受伤失血仍然对周遭的一切洞若观火，自制力也相当惊人，除了刚上车那会儿为了博取她更多的信任和同情而呻吟了两声，后面全程都咬着牙没有喊过疼。

苏苾不知自己是被他的故事打动，还是实在无法看着伤者在自己面前一点点失温，她开车回到家里，将车停进车库，回屋去拿家里的药箱。

这房子是父母买的，带前后花园的别墅，她来江临读硕士前，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都空着。父母的生意扎根在帝都，只有年节度假的时候会往江临跑。这里是有名的南方宜居城

市，冬暖夏凉，适宜度假，加上有世交好友在此定居，就干脆买了房子，自住投资两相宜。

她鞋都来不及换，光着脚踩在木质的地板上，随手开了一盏小灯，直奔放药箱的架子。

棉球、医用碘酒、纱布，职业习惯让她家里备置的药箱内容比一般人家中的要齐全，甚至还有拿回来做对比的两种不同的手术缝合线。

唯独没有专业缝合用的针，苏苡想了想，只好找普通的缝衣针替代。

够了，只要没有伤及内脏，这些东西足够处理他的伤口。

她头上都冒出细细的汗珠，不知是因为热还是紧张。她有足够的自信，可是缺乏独立处置紧急病患的经验，尤其是眼下不在医院里，她也不知道那个人的伤口到底有多深。

“小苡？”

背后突然传来的声音吓了苏苡一跳，转过身看到姐姐苏苒从楼上下来，身上披了一件轻薄的流苏披肩盖住里头的丝缎长睡裙，看来是已经打算睡下了。

“这么晚了才回来，姜禹没去接你？”

“姐，都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工作又日夜颠倒地忙，偶尔麻烦他一下都觉得过意不去，怎么好意思总让他来接？”

苏苒不咸不淡地笑着：“他对你不一样你又不是不知道，虽然工作是忙了点，但这样的男人做男朋友是很有安全感的。”

苏苡实在不愿现在跟她讨论这个问题，青梅竹马的感情在发酵，姜禹对她有情，她能感觉得到，但正是因为这样，她更不能在自己暂时无法给予回应的时候随意支配他对她的好，让他产生错觉。

其实她是无端有些紧张的，幸亏灯光昏暗，苏苒看不清她的狼狈和手腕上的血污，于是赶紧岔开话题：“我可能还要耽误一会儿才睡，是不是吵醒你了？”

“没有，我听到开门的声音所以下来看看。你饿不饿，我煮点东西给你吃？”

“不用麻烦了，姐你先上去休息吧！我还有个要紧的病例今晚必须看完。”

“嗯，你也别熬得太晚，早点休息。”苏苒边走边回头看了看。苏苡掩饰得很好，可是娘胎里就一起长大的双生子，有些默契是与生俱来的，一个细微的表情或口吻就足以看出对方的不寻常。

苏苡拿起药箱往地下室跑，这里有门直接通向旁边的车库。但愿那个男人还挺得住，没有失血过多而死。

段轻鸿已经自己挪到了车子的后排，半躺在椅子上昏昏沉沉。苏苡拿开他捂住伤口的手，用剪刀剪开他的衬衫，狰狞的刀伤呈现在眼前，长长的一条几乎从腰间拉到后背，还好，没有捅进腹部伤及内脏，否则就不是止血这么简单了。

她低头用棉球蘸上酒精仔细为他消毒，伤口的刺痛重新唤醒了他的意识，他睁开眼就看到她鬓边的绒毛和扑闪的长睫，再往下……

他笑起来。雪白凝脂，饱满圆润的形态，像被困住却又蠢蠢欲动的小兔，偏偏她还浑然不觉，趴得那么低，一门心思都在他的伤处。明明不是急色的人，这一刻遐思却随着她的动作微微荡漾，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失血过多产生的幻觉。

勉强止住了血，苏苾打算给他缝合伤口，这才发现没有麻药，连可以替代的东西都没有。

“你忍着点，可能会有点疼。”她把一卷纱布递给他，“实在疼的话，咬着这个，尽量不要叫出声来。”

他在笑吗？苏苾不知她的无心之词让男人有多少绮念歧解，就这么一抬眼的工夫，居然看到段轻鸿眼睛里滟滟的光亮和上扬的唇角。一丝慵懒几分调侃，不说话也像是占足便宜的蹑足模样，哪像个受伤吃了大苦头的人。

“没关系，我不会大呼小叫的，你缝吧！也别下手太重了。”他疼得眼睛和喉咙都充血了，声音都是嘶哑的，可还是忍不住逗她。或许这是分散注意力的有效方法，让他感觉不到疼。

金属穿透皮肉，普通的缝衣针毕竟不如医用针头精细，在血肉间穿行的锐痛让他闭眼仰起头，双手紧握成拳，那卷纱布没有被他咬在嘴里而是捏在掌心，用力得几乎绞出汁来。他果真没有呼痛，所有的声音都堵在嗓子眼里，火炙一样难受，抿紧的唇不见一点颜色，颤得厉害。

十八针，缝得精密仔细。最后一针埋好、打结，苏苾的眼睛里也像落了汗水，模糊得睁不开，又拿酒精擦拭消毒，用纱布给他包扎。

白色纱布绕过他的身体，她两只手熟练地接应、包缠。也许是终于缝合好伤口让两人都放松下来，他顺着皮质座椅往她肩头溜靠，她包扎的姿态倒像是圈抱着他似的。

“坐稳一点，你这样我没办法包扎！”

他不理会她的命令：“我也不想，可真的没力气。”

他像抽了骨头似的靠进她怀里，腰身没有一点赘肉，麦色的皮肤，肌肉垒实分明。她的手指触到他的体温，热得烫手。

她抬头看他一眼：“你流了很多血，伤口又深又长，可能会感染。”

他不置可否，反正由她说了算。

夏夜狭小的空间里，两人挨得很近，她身为医生的洁净气息也被汗水浸透，与他身上淡淡的古龙水和男人特有的阳刚味道氤氲在一处，复杂却不难闻，复刻在他脑海的记忆之中。

他又靠近一些，她杏眼圆瞪：“不要乱动，伤口裂开的话我不管你有什么苦衷都只能打120送你去医院！让一让，我要再去找点抗生素。”

任他烧上一整晚，明天他就成白痴了，连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都说不出口。

他稍稍撑起身让她好从车门下去，余光瞥到地下室门口，他突然猛地锁住苏苾的手腕，拽过来再按下去，她后背就贴上了后排座椅。

“你干什么？”

他压低声音：“再帮我一个忙。”

苏苾蹙眉：“什么？”

段轻鸿没有回答，只俯身过去，遮住她眼前所有的光线，贴上她的唇，把她的疑惑全都封死。

这男人竟然吻了她！

苏苡愣住，连怎么呼吸都忘记了。手搭在他的肩臂才发觉他衣服还没来得及穿回去，上身不着一物，两人这样纠缠，不知姿态暧昧成什么样。她使劲推他，受伤的男人也不容易撼动，她掌心贴在他肩上，反倒像是与他拥抱。

苏苡心跳犹如擂鼓，在这样逼仄狭小的空间里被一个陌生男人这样轻薄，可不是一般的危险信号！幸好还有牙齿可用，她毫不客气地咬下去，有铁锈味弥漫开来。他并没有马上松口，不知是不是真的对疼痛耐受力非凡，或是今日出血太多不在乎这一点。他原本只是贴在她唇上，见她胸口憋着一口气，呜咽着想要开口，索性放开来，像是沙漠里枯涸已久的旅人寻到绿洲，一味地舔吮索求。

直到确定门口站着的人已经走开，段轻鸿才放开苏苡。她唇色绯红，抬手就要掌掴，被他重新制住手腕：“你是孪生子？是姐姐还是妹妹？”

“关你什么事？你又怎么知道的？”

段轻鸿笑着抿了抿唇，似在回味刚才那个吻：“你明明就在我旁边，车库那头又出现一张面孔与你一模一样，害我以为真是失血过多出现幻觉，要不就是活见鬼。不过虽然长着相同的脸，我还是觉得你比她好看，气质也更出色。”

苏苡的心往下一沉，回头去看，门边哪里还有苏苡的影子？

“别担心，只要不是捉奸，一般人看到他人亲热的场面只会觉得不自在，她大概以为你是跟男朋友在车里情不自禁。哦，还没问，你这么漂亮，心肠又好，有男朋友了吗？”

苏苡甩开他的手：“你是不是真的吃定我不会报警？”

“你跟我表现得这么亲密，报警之后不知怎么才能说得清。何况我这个样子……”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光裸的胸膛，笑意更深，“你的好姐妹八成已经认定我把你给怎么样了。”

他说得没错，苏苡看到他们这副光景还不知误会成什么样了。

她匆匆下车跑进屋里，所有灯都开着，大厅金碧辉煌，晃得她眼晕。苏苡不在客厅里，看起来是上楼回了房间，免得两人这会儿面对面说什么都尴尬。

不解释也好，要是让姐姐知道她今晚的遭遇，汇报到父母那里，他们又该担心了。本来她到江临求学，又是一个人住，她父母就有些放心不下，好在还有姜禹可以照顾她。苏苡是年轻艺术家，与人合伙在帝都经营艺廊，常因生意和参加各种艺术展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奔波，到江临来就跟她一起住在自家的别墅，也算有个伴。

谁想到遇上了这样的意外。

药箱里没有抗生素了，她记得自己房间的抽屉里还有一些，于是跑上楼翻出来，刚到车库就听到门口有门铃声传来。

这么晚了会是谁？如果发现车里的男人又会是什么反应？

她来不及多想，把冰镇的矿泉水和药盒扔进车里给段轻鸿：“把药吃了，冰水贴在头上可以降温。”

“外面有人来了？是什么人？”

“我也不清楚，不管是谁你都别乱出声！”

段轻鸿掰出药片生吞下去，眯起双眼，从车库落到一半的门看出去，暗自警觉起来。

苏苡跑去开门，苏荨动作比她快，已经从楼上下来了开了门，来的人竟然是姜禹和他的好友韩澈。

苏苡意外道：“这么晚……你们怎么来了？”

姜禹有几分焦灼和严肃：“刚才高新区那边发生大的事故，你没事吧？你不是说要去那边的导师家里？”

她沉住气：“什么事故？”

韩澈是检察官，心直口快抢着回答：“火灾，有人员受伤，还有人横尸街头，怀疑是趁火打劫受到反抗被人误杀了……你没遇上吧？本来我是打算约姜禹吃夜宵的，他刚加完班听到这消息脸色都变了，你电话又不通，幸亏你姐刚好打电话给他，我们才知道你已经到家了。没事就好，一起去吃夜宵吧，我知道几家很好吃的小龙虾和烧烤排档，你们姐妹花到江临这么久，我们还没好好聚过，今晚我请客！”

苏苡心跳得有点乱，是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刚刚开门看到姜禹的刹那，她就直觉认为是姐姐叫他来的。可是现在一看，苏荨早就退到旁边，眼观鼻鼻观心，似乎也没把今晚的不寻常告诉姜禹他们。

那所谓的交通意外又是怎么回事？如果指的是意欲抢劫她的那个壮汉，不是只被撞晕后拖下车暴打了一顿吗？

难道……她救下的男人出手太重误伤了人命？

她简直不敢想象。

姜禹看出她心不在焉，她好像还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刚才的后怕还在，他的语调也不由高了些：“你的电话呢，为什么不接？这么晚了回来，怎么不打电话让我去接你？”

“手机放在车上了，之前我在开车也不方便接。”今晚经历种种，苏苡再怎么冷静也还是会心有余悸，他的质问勾起她的委屈和恐惧。

“至少该给我个电话，让我知道你平安到家……”

“我不是记者或巡警，也没收听实时广播，不知道高新区发生这样的事故。平时我下班或下课晚了也是自己搭地铁和开车回家，总不至于每天都向你汇报行踪，我并不是你的责任！”

苏苡别开眼，这样的回应相较于姜禹的态度来说十分伤人，可她拿他当好朋友，不是男女之情，直来直往说清楚总比好过暧昧不清。要放在平时，她会找一个更好的时机，用更委婉的语气跟他谈，可今晚实在有点心浮气躁。

两人眼看就起了争执，气氛尴尬，韩澈在一旁做和事佬：“哎哎，你们别这样，都是为对方着想嘛，不要反而闹得不愉快了。走走走，去吃夜宵，我请客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

苏苡摇头：“我累了，想早点睡觉休息，你们自己去吃吧！”

姜禹抿紧唇，在他看来苏苡更像是在跟他怄气。医生和警察工作辛苦且作息不定，苏苡平时还要上课，所以她到江临两个多月，两人聚少离多，见面的次数一只手就数得过来，他实在没有尽到照顾她的责任。

是的，不知不觉中他早已将她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才会担心她的安全，不管多晚了

都想过来看看她。他以为他们是心有灵犀的，没人比苏苾更能体谅他，可到了这个时候，却被她一开口就彻底底否决掉。

她体会不到他的感情吗？

苏苾转身回屋，长嘘一口气。不过一会儿的时间，又是一身冷汗，总觉得车库方向有灼灼目光让她如芒在背。

她必须立马打发车库里那个陌生男人离开，如果被人发现，不知又要生出什么变故。

苏苾则紧追几步拦住姜禹：“大禹，小苾还是小孩子心性，而且她最近也比较忙，可能太累了，你别跟她置气。”

姜禹心中苦笑，若能置气就好了，或许真心喜欢一个人，是在她发脾气的时候为她把理由都找好。

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他对苏苾也向来是温和的：“我知道。最近我也太忙没时间陪她，幸好有你在，麻烦你帮我多照看她，万一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或者发消息给我……这丫头太倔了。”

苏苾点头，又问：“要不要进去坐坐？家里有白兰地，还有我下午烤的蛋糕和饼干。”

“不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我改天再抽空来看她。”

苏苾握紧自己的手指，挤出笑容：“好，那你路上小心开车。”

苏苾在斟酌该怎么说才能成功地把赖在车里的人赶走。他伤得不轻，失了不少血，又有点发烧，这个时候赶他走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但如今是在她的私人住处，不是私立医院，他们也算是互相帮过对方一回，刚好扯平了。

她甚至带上了防狼喷雾，这还是姜禹给她防身用的，万一那男人不肯走或者像刚才那样压住她胡来，就别怪她先礼后兵。

没想到段轻鸿已经穿好了衣服，衬衫下摆染了血又被她剪坏，干脆胡乱扎进牛仔裤里，自有一种落拓不羁。

“你没事了？已经可以自行离开？”

他仍旧是那副似笑非笑的样子：“怎么，舍不得？”

鬼才舍不得！苏苾暗自啐他，指了指关上一半的车库门：“从这里出去，侧门我还没锁，出了门往左走就是别墅区大门的方向，你应该很熟不会迷路。”

他慢条斯理地把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你的客人们都走了？男朋友特地来看你，还把人家赶走，太不给人家面子了。”

“不关你的事，顾好你自己再说吧！”姜禹不是她男朋友，但没必要向个陌生人解释，姑且就让他以为是，或许还能让他有所忌惮。

“今晚谢谢你，不过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他顿了顿：“你不知道会比较好。”

“嗯，很公平，所以你也不需要知道我的。反正转眼就各奔东西，出了这扇门，我们